

东北亚研究

# 北方史地研究

冯永谦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孙 海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于国华 王 雷 王宏刚 王绵厚 卢明辉  
冯永谦 冯季昌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孙秀仁  
齐 心 朱国忱 刘永智 苏天钧 吴文衍 李之勤  
李昌仁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桂山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崔 粲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黄凤岐 朝 鲁 秦鸿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潘喜廷  
编辑部主任 孙 泓

## 《东北亚研究》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冯永谦 黄凤岐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冯永谦 卢明辉 刘永智 乔成果 孙进己  
李逸友 李桂山 李之勤 苏天钧 李殿福 金 岳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张 英 张泰湘 徐景学  
秦鸿祥 崔 粲 黄凤岐 蒋秀松 潘喜廷 魏国忠



### 作者近照

冯永谦 1935年12月23日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54年在东北区第二届考古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时正值组建东北文物工作队(后改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此即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已四十多年。是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秘书长。现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辽宁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辽海文物学刊》责任主编等。先后发表论文100多篇,专著有《辽宁古长城》(合著)、《东北历史地理》(合著)、《东北考古研究》(一)、《北方史地研究》、《法库县文物志》(合著)、《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合编·主编)、《辽宁市县文物志》(主编)及研究资料《东北历史地理论著汇编》等多部。

## 《东北亚研究》总序

东北亚目前包括六个国家和地区：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及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东北部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正处于东北亚各国的中心位置，它东和北邻俄罗斯，西邻蒙古，南接朝鲜，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自然地应该成为东北亚各国交往的枢纽。在历史上，中国也曾起过这样的作用。汉唐以来，中国长期是东北亚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东北亚各国间的交流长期是以中国为中心，呈幅射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积极影响着东北亚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中国也是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最为了解的国家。当时中国有关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记载，至今还是研究这些地区的重要史料，其价值甚至超过他们本国的史料。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了，东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我们。这些年来，反过来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影响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了解也落后了。有一段时间，不仅我们对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研究落后于他们本国，甚至我们对自身的了解、研究也落后于东北亚某些国家。这种落后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是分不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又再次加强了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中国在东北亚应有的地位还未完全恢复。我们并不想恢复中国在汉唐时对东北亚的统治地位，我们只指望和东北亚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交往，在东北亚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要做到这些，一方面必须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迎头赶上东北亚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只有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为我们更多了解东北亚各国奠定物质基础。也只有加强了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好向各国学

习,以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只有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知己知彼,更好地和东北亚各国联系交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认识,总认为我们在研究东北亚各国时必然落后于他们本国,我们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有一定的立场观点,各国各自有不同的立场观点。今天中国在东北亚事务中日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观点来重新认识东北亚的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照搬别人的观点,东北亚各国也有必要认真了解研究中国人对东北亚问题的立场观点。没有彼此间新的认识为基础,要建立东北亚和中国的新的关系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早就决心加强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决心把我国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放在东北亚各国总的发展中来重新认识,决心研究我们在历史上和东北亚各国的交往和所起的作用,并进而研究我们和东北亚各国的关系及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决心系统整理总结我国学者对东北亚的研究成果。弄清我们对东北亚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过去哪些看法是正确的,哪些看法是需要改进的。也要让国外学者知道中国人对东北亚各方面问题有我们的立场观点,必须了解和尊重我们的观点,我们不会再让别人歪曲和篡改历史,任意摆布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学术成果让大家知道,我们已准备好和各国学者在学术上交流与争鸣。这就是我们编这套书的宗旨。

我们力求在本书中全面反映我国学者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点,但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和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可能一时还实现不了我们的想法,但我们有决心再接再厉,最终一定实现我们的宗旨。

孙进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 前 言

历史地理，是一门基础学科。它对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地方史、民族史、方志学与考古学等，都是不可离开的学科。

我国历史地理学，有着悠久的记录和研究传统。今天保存下来的这方面文献资料，无论是自然历史地理还是人文历史地理所包括的各种不同内涵历史地理，确实是非常丰富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历代王朝更替、经济兴衰、政治影响、建置兴废、名称改易、人口迁徙、文化传播、民族交融等等，都会发生变化，而今天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其间也常有损失，因而探讨我国几千年嬗变极大并又如此复杂和广泛内容的历史地理，就仍存在很大困难。故此，今天大力开展历史地理的研究，仍是一个十分迫切而又繁难的课题。

我研究历史地理，是从考古学而涉及这个领域的。

从1954年开始，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后，即引起对历史地理的兴趣。当时繁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任务，使我长年活动在古代文化遗迹丰富之区。这些地方，有的至今还保存有相当完好的名胜古迹，山清水秀，风光明丽，令人赞叹；有的则比较荒凉了，远离繁华城镇，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可是这些地方古代并不是这样，从那里有古代留下来的城址、还发现大量的遗址和墓葬可知，文物荟萃，反映出了该地当年的繁华和兴盛。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这期间它们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上的发展与今天有何联系？我于是被这种现象吸引住了，要追问下去，因而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历史地理的大门。其实我靠近的是建置沿革历史地理。回想当时情况，那时我是在鞍山进行考古发掘，羊草庄战国遗址、沙河东地汉墓群、陶官屯金代农家遗址，都是经我们的手揭示出来当地历史发展的物证。鞍山是我国著名的重工业城市，范围很大，但古代城市并不在今天市区里。古代的鞍山属哪？这是自然想到的问题，不久，在附近了解到几处早已荒废的城址，我想将它们弄明白。就这样，在朦胧中认识历史地理。后来到了辽阳，情况就有所不同，经过工作，知道此处古城在历史上不称辽阳，而是叫襄平。发掘的内容更丰富了，鹅房战国与西汉时期墓葬、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三道壕、望水台、北园等地魏晋壁画墓、大林子等处辽墓、市区内的辽代白塔……，各种形式的文物遗迹，无不标志着古城襄平——辽阳历代建置的变化。我们的发掘工作，尤其当我们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时，所获得的遗迹、遗物，都要和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在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上，都必须准确无误，从这个意义讲，我就进一步主动去探

求有关历史地理材料和问题。就拿今天的辽阳市来说,从战国以来,燕在其北方建五郡后,历经秦、前汉、后汉,这里都是辽东郡的首府,但一直都称做襄平,而不称辽阳。在此时期内,辽东郡里建有一个辽阳县,不过不在今天的辽阳市,尽管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杨守敬等都主张为今辽阳旧城,仍不能令人卒信。近年考古发现,在今辽中县茨榆坨乡偏堡子村发现一座古城址,附近并有大量汉墓,其地在小辽水之北(水北为阳,符合“辽阳”之意)、又在大辽水之南(水南为阴,王莽篡政时改辽阳为“辽阴”也有其依据),合于文献记载情况,故可知此地城址才确为战国以来的辽阳,只是到了辽代,于襄平旧城建东京辽阳府时,是其误以为该城即历史上辽东郡所属之辽阳故城,遂名东京辽阳府,而原辽阳旧址因其早已荒废,没人提起,终于湮灭无闻。误称之事其后一直沿续至今,未再更改。

类似这些事,我是逐渐清楚的。随着工作的开展,研究范围的扩大,我走的地方也多起来,眼界大开,并深刻体会到:搞历史地理,如果没有亲履其地的实践,那是不会取得更大成果的。但当时我还没有理解这些,只是出于好奇心,发现今天的一些城市名称,并不一定古代也叫这个名字,因此每到一地,就了解该地历代都发生哪些变化,差别有多大,为什么变的?于是从此以后,我在考古工作中就关注这些属于历史地理的问题。说起来很有意思,有时在发掘的遗址或墓葬地点附近就有城址,它使我感到所工作的这处遗迹就和它有联系,而且城址的建置常常关系到遗址或墓葬的性质和学术价值。这样,能不考虑这座城址的存在与重要性吗?而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大量不同时代的各种城址,就更不容忽视,有的城址与文献记载相一致,使文献材料得到印证,增加了其科学价值,有的城址文献上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些荒城今天也没人知道它是什么建置,还是空白,这种情况自然引起我的兴趣,觉得这是应该解决的,因为它不像一件很小的文物或一块古代陶片,即使是这样的文物我们还去研究它,何况是这样一座城址、一处如此规模庞大的遗迹?它们关系到历代王朝的疆域变化、建置兴废、民族迁徙、交通、人口以及当时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弄清楚它的历史面貌?不应该设法考证出它的本源吗?特别是在边疆地区,更有它的重大意义!所以我就在考古调查或发掘过程中,自觉地兼及有关历史地理的一些探索。几十年来,我调查过的城址就有数百座,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里还应强调说明一点的是,搞建置沿革历史地理,从考古学入手,恐怕是最为便捷的,时至今天也是舍此而没有更好的一条道路了。原因是过去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先进手段和专业成熟的高度发达的考古学,并又普遍和大规模地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这是过去所无法解决的。我们知道,文献记载和实地存在之间,常有很大的差距,互相脱节,文献上的记录和实际联系不起来,有记载的建置,却告“失踪”了,不能确指在今天何地,而在某个地方发现有城址,但却没有历史记录,不知它是什么时代遗存,这两种情况大量存在。关于前者,尽管前此有历史地理学者掌握大量文献资料,可是不知某地有无城址,因而只能说其大概而不能肯定其地点,常是“当在某地”,或“一带”或“附近”或当其“西北”或“南部”。这种脱离实际情况,只靠文献是根本没法解决问题的。关于后者,如果知道某个地方有城址,但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城址,即是说没有从考古学上了解其时代,这也是问题,也许这座城址是辽城,可是认为是汉城,当然谬误;也可能原是汉城,后为辽时沿用,这就复杂了;一座城址也可能几个时代都相袭,也许前后时期根本没有关系,这种复杂情况,不去现地调查并用考古学方法辨识,能有什么办法来弄清它的面貌呢?对于这样一些城址,

若没有地层上的时代依据或是未从遗物特征来判明所属时代,其所得的考证结论也可能是错误的。再有,前人长时间地在文献上做了很多工作,能解决的基本已经解决了,没有得出确切结论的,再从文献记载上去努力,恐怕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不易解决了。还有一些过去提出过讨论,由于每个研究者对各种材料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意见分歧,至今仍是莫衷一是,殊难定论。这样,就上举此类问题而言,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因此,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审视,以发现的遗迹、遗物为基础,参照文献记载,加以考证研究,其所得结论的可靠程度就大得多了。

现在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仅仅是开始。历史自然地理学,占有很大比重,地貌、气候、土壤、生物……等等都是其探讨内容;而人文历史地理学,则包括范围更广,像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语言地理、历史宗教地理、历史民俗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等,还正在探索之中,能说没有工作可做吗?事实远不是这样,就以建置沿革历史地理来说,尽管从来都受到重视,并且我国历代都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地理学家,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历史上无法完成的,要靠今天我们去做这些大量的工作,以使历史地理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所做的历史地理研究,是非常粗浅的,涉及也多为沿革历史地理,有些意见也不成熟,只是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比较重要,是基础工作。因此,不揣谫陋,加以整理,遂成本书现在这个样子,将它拿出来,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并望得到指正。

冯永谦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日



#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第一编 历代长城研究         |       |
| 一、东北古代长城考辨         | (3)   |
| 二、辽东地区燕秦汉文化与古长城考   | (37)  |
| 三、岭北长城考            | (42)  |
| 四、明万里长城九门口城桥与一片石考  | (66)  |
| 五、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发现在宽甸虎山 | (82)  |
| 六、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的发现与研究  | (93)  |
| 第二编 战国汉唐历史地理研究     |       |
| 一、东北地区行政建置起源考辨     | (109) |
| 二、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       | (115) |
| 三、汉侯城、高显考辨         | (131) |
| 四、高句丽城址辑要          | (138) |
| 五、高句丽泊沟城址的发现与考证    | (174) |
| 六、唐代契丹都督府地考        | (191) |
| 七、渤海城址辑要           | (197) |
| 第三编 辽代历史地理研究(一)    |       |
| 一、辽上京道州县丛考         | (227) |
| 二、辽代头下州探索          | (242) |
| 三、辽志十六头下州地理考       | (250) |
| 四、辽代边防城考           | (272) |
| 五、辽上京附近水道辩误        | (289) |
| 六、辽代饶州调查记          | (299) |
| 七、辽代永州调查记          | (313) |
| 第四编 辽代历史地理研究(二)    |       |
| 一、辽宁地区辽代建置考述       | (325) |
| 二、沈阳附近辽代城址调查       | (356) |

|                          |       |
|--------------------------|-------|
| 三、辽代祺州考 .....            | (365) |
| 四、辽代檀州、顺州考 .....         | (371) |
| 五、辽代原州、福州考 .....         | (385) |
| <b>第五编 金明历史地理研究</b>      |       |
| 一、辽宁绥中县金代“来宾县里堠”碑考 ..... | (393) |
| 二、明大宁城的地理位置 .....        | (397) |
| 三、建昌县文物普查的重要发现 .....     | (400) |
| 作者自传 .....               | (405) |
| 后 记 .....                | (420) |

# 第 一 编

## 历代长城研究



## 一、东北古代长城考辨

我国的万里长城,是世界著名的伟大建筑工程,何其雄伟、壮观!它跨山越谷,穿沙漠,走平原,犹如巨龙一般,蟠行在祖国的大地之上。不过,今天一般人们谈论的长城,大都是指现还保存较好的明长城而言,通常所谓“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这道长城,正是明代修筑的<sup>①</sup>。除此之外,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秦始皇万里长城,由于“孟姜女”这个民间故事的流传,已经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了。故事毕竟是故事,它不是历史实际,但是,人们却误以为真,常将这前后相距一千多年两个不相连属的朝代的长城弄混淆了,将明长城当作秦长城了,“姜女庙”就修在山海关附近,认为她是到山海关长城来找为秦始皇修长城的“万喜良”的;实际秦长城并不在山海关处,经近年的考古调查证明,是在此之北直线距离还有500多里的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一带东西通过的。由此可见,人们对我国长城的认识,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的。

不仅如此,对我国长城的全面了解,也是存在问题的。实际上,我国修筑长城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修筑长城,战国时的各诸侯国及以后的许多王朝,直到明、清时期,都曾修筑过长城或类似长城的建筑,前后经历2000多年,在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有历代修筑的长城。据测算,我国长城的总长度在10万里以上。

在东北地区,历代也都留下了长城,不过更鲜为人知了。一般人对东北地区的长城了解甚少,就是在学术界也多未涉及,更谈不上全面研究。只是到了近代,尤其是在近二三十年以来,由于考古工作的开展,东北地区的长城始渐为学术界所注意,并开始调查和研究。这一工作现在虽还处在开端阶段,有很多问题尚未清楚,有的甚至连初步意见也没有,但无庸讳言,现在对东北地区长城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向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对我国东北地区长城的研究,必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笔者曾留意于我国的长城。由于身居东北,因而使我对东北地区的长城更为重视,尤觉应该首先进行研究。过去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一种误解,好似东北地区地处边疆,历史进

<sup>①</sup> 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说法,长时间以来流传于国内外,其实是一种误解。学术界不审,亦有沿用此观点的。笔者过去即坚持明长城东起丹东虎山(见拙著:《辽宁古长城》,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最近经考古发掘证明,此说无误(参见拙文:《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发现在丹东虎山》,《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2期)。

程较晚,文化遗存不多,无丰富的历史内涵可谈。其实,抱有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近年通过考古调查、发掘证明,东北地区古代文化自古以来就非常发达,可以说和中原地区并驾齐驱而毫无逊色之处,其辉煌灿烂程度,足惊世人!笔者在东北地区从事考古工作已将四十年,亲身体验,每年新的发现都使我们顾不过来进行调查,甚至是疲于奔走;但大量的发现也鼓舞我们,只好夜以继日地工作,几十年来我就是野外的风雨中度过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我掌握了许多书本里所没有的东西,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有的则可和文献相印证,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或纠正讹误,或得出新的结论。我于长城,也是由于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新的较为完整的概念。

下面就将东北地区的古代长城作一简要叙述,其中也适当提出我个人的一些见解,求得学界同仁的指教,以便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 (一)战国燕长城

东北地区最早修筑长城,是从战国燕开始的。西周初年,召公封于燕国。燕在各诸侯国中地处东北部,即今燕山南北和辽河东西,领土较大。在地理上,东部濒海,南界为齐,西边邻赵,北有山戎、东胡。在春秋之时,燕之国势不强,常被强邻攻掠。当传至燕昭王时,始图强大,招贤纳士,从此打下了争雄的基础,终于成为战国时期的“七雄”之一。

但燕国四周由于强邻环峙,常被侵扰,为了防御,以保境安民,于是修筑了长城。因而《史记》说:“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sup>①</sup>燕有南长城与北长城。南长城因在易水,故亦可称“易水长城”,在燕之南界,即今之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下,经易县、徐水、安新,东到文安县西境。修筑年代是在燕昭王即位之前<sup>②</sup>。南长城因与东北地区较远,可以弗论。北长城“自造阳至襄平”,包括“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地,其经行线路则主要在东北地区,因此本文即着重讨论北长城。

### 1、燕北长城修筑年代

关于燕北长城的年代问题。由于《史记》记述燕筑长城时未系时间,仅言“其后燕有贤将秦开……燕亦筑长城”,年代颇不明确。故而研究者意见不一。早年王国良提出:“燕筑北长城,不在燕王喜时,就在孝王末年。”<sup>③</sup>其后张维华也同意此说,在其专著《中国长城建置考》中说:“由此知秦舞阳随荆轲刺秦王政时,年仅十三岁。《中国长城沿革考》论燕长城之文,根据秦开与秦舞阳祖孙关系,又根据荆轲刺秦王政之年代(本文笔者按:荆轲刺秦王政,在秦王政即位后之二十年),上推秦开归燕伐‘胡’之事,如不在燕孝王之时,即在燕王

①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②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载:张仪进行连横游说于燕国时,向刚即位的燕昭王说:“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则易水、长城,非人王之有也”。说明燕南长城,确在昭王即位之前即已修筑完成了。

③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喜即位之初年,此等推测,大体尚合。如言秦开归燕伐‘胡’,为燕王喜初年事,则燕在其侵地置郡县,建长城,亦当自此开始,以时间论之,乃为战国时最晚出现之一条长城。”<sup>①</sup>近年出版的《长城》一书也同意这一意见:“这一长城修筑的年代,由于历史上对秦开没有准确的年代记载,后人根据与荆轲刺杀秦始皇的秦舞阳是秦开的孙子推断,当在燕孝王时或燕王喜即位初年(公元前254年),这是战国时最后出现的一条长城。”<sup>②</sup>

这个年代推论,似为晚了一些,燕筑长城当不至于晚到燕王喜时。并且此时燕国已很衰弱,国力不强,长城工程浩大,因而修长城亦非国力最弱时才修,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再者从秦开与秦舞阳祖孙辈数来看,也是不合适的。刺秦王政时秦舞阳十三岁,为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也是燕王喜二十八年;如果平均以二十五年为一代的话,祖孙之间,上溯五十年,则秦开活动年代正是燕昭王时。若是认为秦开在燕王喜或是燕孝王时人,从公元前227年回算,此时为燕王喜二十八年,其上一王为燕孝王,他在公元前257年即位,但仅三年,两王至此加在一起才三十一年,而此时秦舞阳年已十三岁,并去秦都咸阳刺杀秦王政,其上距孝王即位相差不足十八年,不是祖孙三代人相距的时间,可知秦开的活动不在燕孝王时,并且也不可能是在其上一王即在位十四年的燕武成王和又其上在位7年的燕惠王,而应是在位长达三十三年的燕昭王时期。因此,不会是燕孝王、更不可能是燕王喜初年才修长城。同时我们还知道,燕王喜初年并不是燕国强盛的时代,战国时期燕国的强盛年代是在燕昭王时。到燕王喜之时,已成强弩之末,燕国已无力开拓疆土,何谈修筑长城?《史记》说秦开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筑长城,置五郡,显然是同一件事的连续,它是在燕强盛时期中发生的,也即应是在燕昭王时。因此,我们认为在燕王喜初年修筑长城的说法,是不够妥当的。这里还有一点应当注意到,就是燕王喜时,秦始皇已经执政,并开始了灭六国的行动,秦是燕国的强敌,此时若修长城,首先应在燕国南境,加强防御,而决不是在北部,因此时北方和辽东地区较为安定,尚无亡国的危险;并且在燕王喜时,已无那么大的国力去修筑西从今河北、中经内蒙古、辽宁等省区,而后过鸭绿江抵朝鲜半岛大同江边的长城。这道长城,只能是在秦开几次拓展辖境,击走东胡,后又进占朝鲜侯领地,在此前提下,不仅要防北方的东胡,还要防东部由于拓境而接近的秽、貊等族的侵扰。所以燕筑长城,只能是在燕昭王时。李文信先生认为:“秦开是在何时破走东胡筑长城的?司马迁说赵筑长城之后,秦开破走东胡,燕亦筑长城。案《史记》世家赵取九原筑长城在周赧王十六年,燕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9年,看来燕长城的建筑至迟也不过在此后的三、五年之内。”<sup>③</sup>这一推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近年有人采用这一论点,说:“秦开修筑北长城的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史家普遍根据秦开秦舞阳的祖孙关系,并以荆轲刺秦王之年代为准上推,认为燕筑北长城当在燕昭王时,如果此推断合理,则燕北长城为战国时期最后修的一道长城。”<sup>④</sup>王育民也持这一观点,他说:“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未确指燕北长城的修造年代,但他在写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公元前299年)筑长城之后,次述秦开破东胡,‘燕亦筑长城’,按战国年表推算,其时正值燕昭王(公元前311—公元前279

① 张维华:《中国长城沿革考》(上编)中之《燕长城》,中华书局1979年2月版。

② 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9月版。

③ 李文信:《中国北方长城沿革考》,《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创刊号、第2期。

④ 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一章《明朝以前历代修筑长城概况》,档案出版社1988年7月版。

年)执政时期。燕原系北方的弱国,到燕昭王时一度强盛起来,有力量击破东胡,筑城拒东胡于外。长城当修造于燕昭王中、晚期,为战国筑长城中最晚者。”<sup>①</sup>燕筑北长城的年代,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历程,至此可以说最后被确定下来了。但还应说明的是,燕筑北长城亦非战国筑长城最晚的。关于这一点,李文信先生说:“燕筑长城约在公元前290年前后,较魏、赵长城稍晚,而较秦宣太后所筑长城时间为早。”<sup>②</sup>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 2、燕北长城经行线路

燕筑长城的年代解决之后,关于长城的经行线路问题,还需搞清楚。但《史记》所述长城走向过于简略,仅有“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一语。因此,多年以来认识燕长城的面貌很是困难,不知具体经行线路,故而以往研究者多不具体论及走向。甚或见有遗迹<sup>③</sup>,也没有把它认为是燕长城。因此,至今对长城经行线路与端点的认识,仍有很大差距。如《万里长城》一书说:“这条长城是从古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起,东渡滦河,逶迤转向东北,渡辽河到达古襄平(今辽宁省的辽阳)境内止,长达一千余里,”<sup>④</sup>尤其书中所附《燕南北长城示意图》竟将燕北长城画在西起怀来东止襄平的地名点上,就是说长城修到襄平城下(即今辽阳市)为止。《长城》一书也说:“这一长城所经的地方,约自今河北张家口东北行经内蒙古多伦、独石等境,又东经河北省围场县和辽宁朝阳,越过医巫闾山,渡辽河达于辽阳,长达二千四百余里,”<sup>⑤</sup>此是将长城东端定点在辽阳。《长城话古》说:“过了滦河,长城经河北省的围场县,又东经内蒙古的昭乌达盟南部入辽宁省。长城围绕在辽河平原的北部,蜿蜒于丘陵与盆地之间,至辽阳以东的襄平为塞,即燕国辽西、辽东二郡的塞上,”<sup>⑥</sup>古之襄平即今之辽阳市,不存在“辽阳以东的襄平”的地理座标。而《中国长城建置考》中说:“至于北长城所在地,《史记》言西起造阳,东至襄平,一为起点,一为终点,兹先论之:“燕长城西端首起之地,当在今宣化北及张家口附近之地,此亦即古造阳所在之地也”,“古之襄平在今辽阳之地,依《史记》之文,燕之长城,当止于此。然襄平辖境,究以何地为限,已难考知,因而燕长城之终点,亦难确定”,“当在今辽宁省北部之地,即古襄平之北境”<sup>⑦</sup>。这较之定于襄平城者,有所前进,至少没有止于襄平城下的意思。

对于上述诸家的论点,我们觉得仅是根据文献某一句话作字面理解得出的结论,是很难妥切的。前此,李文信先生提出过:“燕长城至襄平,是不是说燕长城筑到襄平城西门而止呢?我们认为不是的。司马迁是以辽东郡治襄平城来代表辽东郡全境,和说长城到辽东一样。不是长城起点的小地名。这段长城应该在辽东郡辖境的外围”<sup>⑧</sup>。

事实上的燕北长城东端在何处呢?我们不妨再看一下另外有关的文献材料。《史记》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

①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第十四章《长城》,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9月版。

② 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创刊号、第2期。

③ 清高宗(乾隆):《古长城说》,《承德府志》卷首五《天章二》。

④ 刘金柱:《万里长城》,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

⑤ 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9月版。

⑥ 陆思贤:《长城话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⑦ 张维华:《中国长城沿革考》(上编)中之《燕长城》,中华书局1979年2月版。

⑧ 同注②。



辽东外徼。”<sup>①</sup>这段记载说明，在燕时已有真番、朝鲜，设置官吏，并筑长城。《魏略》亦说：“（朝鲜侯）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朝鲜）。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sup>②</sup>满番汗在今朝鲜清川江之西北。据研究，“秦开所取二千里地，并非都是朝鲜地，应当包括东胡所占之辽西，东夷诸部的辽东及箕氏朝鲜西部地，自西而东，总的为二千里地”<sup>③</sup>。秦开取真番、朝鲜地“为置吏，筑障塞”，据此可知，燕长城东起点应在鸭绿江南岸达于清川江流域。既是这样，怎么能说燕长城就抵襄平城呢！

我们从文献上弄清楚了燕长城的东部端点及其走向之后，再看燕长城实际存在的情况如何。我们都知道，在东北首先发现并考察燕长城的，是李文信和佟柱臣二位先生。1941年，李文信先生到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从一位蒙古族那苏图那儿了解到建平县北部黑水村有一座古城址，在老哈河西两岸有很长的“老边”。李文信先生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历史上失踪的燕、秦古长城。两年后，李文信、佟柱臣先生到赤峰一带进行考古调查时，在撒水坡村听当地人说：村外山岗上有“土龙”。觉得这是长城的可能性很大，经实地勘察后，在英金河北岸发现了这道长城。李文信先生曾经记下了他所发现的这道久无人知的长城的情况，他说：长城“连山跨谷，一望无际，十分雄伟，并且沿长城壁内，每隔二、三十里就有一座连壁的小城。长城内外都利用高山建筑烽火台，星罗棋布，有很近的，也有十里二十里以上较远的。河口、山空也都筑有小型城堡。这样一来，我们就毫不迟疑地知道这确是古代长城遗址无疑了”<sup>④</sup>。佟柱臣先生也说：“同李文信先生赴哈拉木头调查辽城，见英金河北岸山地倾斜面上有石垒状态，至撒水坡发现一汉前城，询诸乡人石垒为何，告曰土龙，至斯遂生非燕秦长城之遗址欤之推测。自哈拉木头返，停车撒水坡，与李文信先生偕观，始悉土龙确系极长之土壁；因连续调查十数里，其迹渐明，后依其东西方向，调查数次，一一与过去所发现之诸城对照，乃悟山上者即长城，山下诸城，即长城之防御所也。”<sup>⑤</sup>其后佟先生又著文说：“从上述的材料中来看古长城，赤峰西端自五里岔径赤峰北小城，是临河为塞，形势扼险的。东行至上水泉城。周绕石墙，也坚实可守。越过英金河北岸，有山湾小寨，原屯戍之所。北面山上长城，过三家村落址以北，蜿蜒东下，抵老爷庙，在狭窄的河岸平野上又出现了老爷庙村落址和山头城址，及至后窑子东北山巅，长城迤逦曲折，宛若细带，经郭家湾、北台子而远联撒水坡城。该城城垣高大，在一望广阔数十里的平野上，建筑了这么一座大城，是便于防守的。再东面20公里的小城子，靠近山麓，略似撒水坡城。由此可看出，这些望楼址、城址与古长城，在75公里之内，断断续续连成一气，是很清楚的。”<sup>⑥</sup>当时对长城调查的地段，有撒水坡、老爷庙、五里岔等地。这一发现使人们对我国古代长城有了新的认识，纠正了人们的误解，不致使早期长城与后世明代长城相混淆，将人们印象里山海关、喜峰口和古北口长城向北直线推移了五百多里，这一发现该是多么的重要！从而使

① 《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

②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

③ 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二编第四章之第二节《箕氏朝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④ 李文信：《中国北方长城沿革考》，《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创刊号、第2期。

⑤ 佟柱臣：《赤峰附近新发现之汉前土城址与古长城》，《历史与考古》（沈阳博物馆专刊）1946年10月版。

⑥ 佟柱臣：《考古学上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东北疆域》，《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